投考軍校豫東抗日

黎天鐸

投筆從戎報考軍校

民國二十二年，我們在日本軍閥强橫霸道，「九一八」强佔東北，「一二八」又在淞滬肆虐，眞有國亡無日之痛的情況下，激於義憤，投筆從戎，奔向革命軍的搖籃——南京中央陸軍官校，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。

談起投考軍校，還眞不簡單，艱難絕不在今日大專聯考之下。基於國家建軍目標，爲平衡各省區現役軍官人數着眼，各省有一定錄取學生的配額；湖南軍官最多，配的名額也就最少。我江西省屬於中等，配了三十名，由省教育廳負責初試，報考資格是高中畢業。在初試時，報名者達千餘名，按配額加倍錄取計六十名，教育廳派督學護送至南京本校複試，正取三十名編入第十期學生入伍生團，另三十名爲適應國軍幹部需要，先編爲預備班，不久也編爲本期第二總隊。在入伍教育期間，眞不知流了多少汗，還私下流了不敢讓人看見的多少淚。入伍那一天，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，南京的溫度是華氏一百零五度；大家原都是嬌生慣養的文學生，蓄着西裝頭、穿着舒適的服裝。這一來可好了，入伍第一日，就是剃光頭，在太陽底下編隊，換穿士兵軍服，襯衣褲都是粗厚有漿粉的棉布製成，襪子也是厚厚兩層白裏黑外的布襪，其次就是草鞋（「草鞋朋友」的稱呼由此得來）。這一身打扮，加上在太陽底下編隊，整整折騰了好半天，晒得兩頰通紅，兩眼發黑、頭皮發痛、全身發燒；等到編隊完成，個個迫不及待，跑到大浴室，對着水龍頭猛沖自來水。痛快是够痛快了，有的患上寒熱病，更多的是害上「綉球瘋」。這是第一次聽見的玩意兒，大家的腎囊，因爲汗漬，都成了「大卵袋」，跨着兩腿學大馬猿行走了；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，在編隊時就給嚇昏過去倒下了。

這入伍的第一課，決不是現在各軍種官校入伍教育所想像得到的；如果大家不是爲了赴國難、報國仇，不「開小差」才怪。偏偏早晚集合時，營值星官領導大家呼口號：「不怕苦，不怕熱！」聲震霄漢，其實心頭滋味，祇有天曉得！

軍人的武德是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」。在受軍事訓練時，最容易體會到的是一個「嚴」字；軍校大禮堂的兩邊牆壁上，漆上幾個特大的字是：「開明專制，絕對服從」，這就是說：「明白告訴你，這裏一切都是專制，你們要絕對服從！」果然不差，誰也不會不服從，因爲「服從乃軍人天職」。在這一個教育準則下，「體罰」是家常便飯，「內務板」、「兩腿半橫彎」、「跪下、臥倒」、「疲勞跑步」、「唱軍歌」等等，不一而足；至於太陽底下罰站那是微不足道了！有一次，大個子劉明遠偶犯小過，在二十下「內務板」之後，一雙手掌立即加厚了一寸多，全體同學都暗暗地飲泣，但劉大個是條好漢，咬着牙沒有吭半聲。

挨過板子才得畢業

有一則故事，外人聽了，一定認爲是笑話，可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。在本總隊將屆畢業的前幾天，帶了我們整整三年的總隊長陳聯璧將軍，集合全體同學在大操場訓話，臨別訓勉，苦口婆心；忽然心血來潮，高聲發問：「你們有那一位在三年學生期中沒有挨過內務板的，請舉手，我要獎賞他！」好一會，竟沒有人舉手，稍頃，他又重問一次。慢慢地有一位姓陳的同學舉起手來，總隊長即命陳同學到寢室去拿一塊內務板來，總隊長拿起內務板對大家說：「軍校受教三年，沒有挨過內務板，怎能畢業！」要陳同學舉起手掌，賞了三板。不過語氣、態度、動作都充滿一種師生之愛；大家都有莫名的感動，留給我們一生的懷念。可惜現在人們的心理都變了，往往有人把愛看成是恨！

軍校三年受教，眞够我一生享用不盡。初入校時我站隊尾，臨畢業時我靠近排頭，鍛鍊成了

鋼鐵般的體格；所以我一生從沒有患過大病，也無需注意營養，到老來從不進補打針，仍然活得健康愉快。在校三年中，前一半是軍事術科較多，後一半則學科較多；就在這後一年半中，我充份利用所可用的時間鑽圖書館，自定自修日課，無論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史地、文學，分配時間，有如蝗蟲啃麥子一樣，不放過分秒來滿足我饑渴求知的慾望。想起來這一段時間，要算是最用心求知的了！當時校刊——黨軍日報，無論專欄或副刊，經常都有我的作品發表，所以我的名字，在前後幾期在校同學中頗具知名度。因此之故，也影響了我生命中的若干際遇，這是後話。

其次在思想上，人的一生，思想的歷程，一定因時、地、人、物及週遭環境、知識領域等等，而有若干不同的變化。孔子「四十而不惑」，是到四十歲思想才可定型，有了中心信仰，不致有疑惑了；所以思想之爲物，主宰人的所作所爲，在此不暇多作剖析。但是軍校三年，對我思想上的影響是最大的，也可以說由此三年奠定了我一生思想的歸宿。我們親炙校長蔣公中正的耳提面命，潛移默化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忍辱負重，公忠謀國，我們都有深深的體會；把中學時代的浪漫色彩、烏托邦思想一掃而空。在初中時期，南昌有一段時間曾受共產黨徒控制，種種邪說謬論，腐蝕年輕人幼稚心靈；初中同班同學中，有一位功課最好的名叫王宗淵，竟然被發現是共產黨徒，而受法律制裁了，所以思想之爲禍爲烈。我江西受到紅禍，以及大陸卅餘年在共產制度暴政下的浩刼；再如全世界今日所面臨以中俄共爲首的世界災害，眞是人類的大不幸！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——校慶日，我們提前舉行畢業典禮，極大多數同學都分發到精銳的中央部隊中去充任見習官；我和少數同學留校，派到第十三期入伍生團擔任教育班長。團長就是帶了我們三年的老總隊長，我們算是由他親自挑選留下來的；照說是一種榮譽，其實大家的內心並不以爲然，總覺下部隊才是軍人的出路，但是又無可奈何！

槍桿無緣帶筆上陣

事情更有出乎意料者，大約過了一個月，突然奉命調離入伍生團；另外還有李大爲同學，（現在美國經商，年前美參議員麥高文來華訪問，就是他的傑作。）我們兩人被指派準備到平津去進文大學，從事學生愛國運動。這是當時組織交付給我們的任務，事先毫無所悉。陳團長還很傷感地訓了我們一頓：「帶你們三年，難道一點感情都沒有？說走就走！」我倆據實報告，說明這不是自己的意志，完全是聽命行事。正在我們作各種準備，待命北上的一段時間，有一天學校政訓處長滕俊夫(傑)將軍，召見我們兩人，告以大局變化，北平軍分會即日撤退，中國國民黨在華北活動，暫時中止，原定任務，祇好取消，並徵詢我倆意見。政訓處下轄四個單位：教務、訓育、黨軍日報、黃埔月刊，願意在那一部門工作，因爲入伍生團原缺，早已有人遞補，回不去了。我選擇報社，李大爲到教務部門，想不到投筆從軍，竟然又作了拿筆桿的軍人，這祇能說是命運的作弄。第二年，也就是民國二十六年，「七七」蘆溝橋的抗日聖戰，終於爆發；「八一三」戰火，隨即在淞滬地區，猛烈地燃起。中央的幾個精銳部隊都加入了戰場，我十期同學大都在軍中擔任排長職務；爲了粉碎日寇「三月亡華」的夢想，在淞滬戰役中，國軍憑血肉之軀，與敵人飛機艦砲及精良裝備作殊死戰。軍民傷亡慘烈，國軍兵員補充達十次以上，我同學或爲國捐軀，或受傷不退，或傷重就醫，或裹創再戰；當時我留在南京母校，每天都可以得到前方這些消息。沒有傷亡的，某某由排長升了副連長，某某代理連長，一天天加重了責任；敵人的炸彈大砲，摧毀不了我們報國的雄心壯志。就在淞滬一地，和敵人周旋了三個多月，最後「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」，更令世人認識了我中華民族是不可欺侮的。

淞滬戰起，敵機每日空襲首都南京，政府機關及民衆都大量溯長江及其他陸路西遷，軍校則暫時移駐紫金山麓靈谷寺。後來新聞報紙也多停刊轉移後方；我們校刊黨軍日報，有一段時間，由我個人一貫作業，由收錄廣播新聞，繕寫蠟紙，再行油印成快報，第二天一早由黃埔路的校本部騎脚踏車送到靈谷寺去。使校本部官兵能看到最新消息，盡了一份戰時報人的本分。

達成戰略任務之後，淞滬國軍西撤，退守南京；軍校則先移駐九江，再經武漢轉遷四川。在武漢期間，軍校教導總隊也由南京撤退到了武昌；同學黃席珍是參加滬戰退守南京的一員，南京撤退時，秩序大亂，未能隨隊行動，而在最後關頭，在下關江邊，抱着一塊木板橫渡長江，到了

浦口經津浦鐵路轉隴海線再轉平漢路到達武昌，向總隊報到，我們也就在此時此地相逢。他追述九死一生的經過，並深覺在此大時代中，個人是太渺小了！當時他領到了長官發給他的慰問金，他要喝酒，他要狂歡，以慶祝他還有生命再貢獻給國家。

那是很感人的一幕，反顧自己退居後方，過着報人的生活，眞有幾分慚愧！所以急欲找尋下部隊的機會。正好教導總隊缺乏中下級幹部，而且有即將轉赴湖南衡陽，接收新兵，從新整訓的消息。我由黃席珍引見總隊長桂永清將軍，桂將軍立即手令，命我以上尉連長候用，並囑準備前往衡陽接兵。我興奮的情緒，眞難以筆墨形容。

跑回軍校政訓處向副處長胡步日（軌）先生報告，請准我離職。當時胡先生神情嚴肅，他說：「革命軍人不要希求官位，要求工作有意義。」我體會他的意思是：「你現在從事的是神聖的革命宣傳工作，其貢獻應不在奮戰疆場的功績之下。」而我却似受了莫大委屈一樣，當即陳述：「我這一生不希望拿上尉以上的薪俸，但責任當視我的能力爲轉移，不能加以限制；同時我忘不了從軍的初衷，在國難正殷，烽火連天的情況下，未能沙場殺敵，心有未甘……。」胡先生聽了也就點頭，但有依依之感的表示。當時我們在校任職，是拿十成薪，而部隊是拿八成國難薪，學校一個少尉和部隊的上尉，所得待遇相差不多，不過學校的階級絲毫不能馬虎，完全依照各階年資晉升。我絕不以階級爲意，但下部隊帶兵殺敵，是最高的願望，至此總算達成了！

戰幹團中多采多姿

眞是天不從人願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到總隊報到僅僅八天，桂將軍奉命籌辦全國學生軍總司令部，準備招收流亡青年學生，訓練成新的革命隊伍；我和同期的幾位同學，在桂將軍指派的彭克定將軍指揮之下，從事司令部籌備工作。原本是天大的好消息，不意隨後奉命將「全國學生軍總司令部」更名爲「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」，又成了訓練機關，而非戰鬪部隊。當中還有一段插曲，原擬名稱爲「戰時幹部訓練團」。蔣委員長認爲「工作」才是重點，乃正名爲「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」。團長、副團長分由委員長蔣公及陳誠（辭修）部長兼任，桂將軍任教育長，負實際責任。

招考流亡知識青年，起初團本部借用武昌大江中學，開始招生入營受訓；我們的工作是辦理報名、命題、佈置試場、監考、閱卷、評分、決定取捨及繕榜公布，以及通知報到，一貫作業，全部包辦，但絕不營私舞弊。當時日寇已攻佔平津京滬，正沿津浦鐵路南下，並溯長江西犯，國軍乃展開大武漢保衛戰的準備工作。武漢三鎭經常遭受日機瘋狂轟炸，戰幹團師生在炸彈下鍛鍊，精神旺盛，意志昂揚；桂教育長所作的「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軍」和「巾幗英雄」兩首歌詞，激發每一個青年兒女的豪情壯志。

我除了在團本部擔任幕僚工作外，還要抽出時間跑到徐家棚女生大隊去授課。那時團本部已移駐珞珈山武漢大學辦公，拼着年輕體健，跑步來回團隊之間，毫不疲倦。那是抗戰期間，一切克難，兼課並無鐘點費，只知道工作，拼命地工作，才是最大的快樂。

在團本部工作快半年了，桂教育長雖然經常遇見，但並不怎麼接近。在一次團務會議席上，我因代表病中的科長出席，原教育處長彭克定將軍已調長學生第二總隊，處長由陳介生將軍接替，彭在會議將終前，向教育長請調我去該總隊擔任隊長，該隊學生全是大專學生，原任隊長頗不稱職。桂教育長當即駁斥：「某某每天都是一雙大褲脚、吊兒郎當，不可以！」意謂服裝不整、不打綁腿、精神不振，沒有青年軍官的氣勢。我聽到立即想要站起來申辯，適彭坐余側，拉住我的衣角並稱：「教育長弄錯了，回頭再報告！」稍頃會散，我立即趨前向桂報告：「我要請長假不幹了！」桂轉身訝然問道：「你幹得好好的，爲什麼不幹了？」我說：「剛才你說我吊兒郎當，還有什麼好的，不過我自問在團已有半年，從沒有吊兒郎當過！」桂隨即說明：「那不是你，你們教育處還有一個李天……什麼的。」參加開會的人都還圍在四週，尚未散去，彭馬上跟上前，向桂重申前請，桂告以：「不可！你另外去找，難道祇有你們總隊要好的，團本部就不要好的了？！」彭碰了一鼻子灰，我則大大失望，下部隊帶兵既落空，連下總隊帶學生也沒份，大概這就是命罷！

蘭封抗日初臨戰陣

過後大約個把月光景，桂教育長臨時受命爲

第二十七軍軍長，在短短一週內組成軍部。參謀長及參謀處長分由戴之奇及王章兩將軍擔任；司令部人員精簡，各科大都是科長一人，頂多有科長參謀各一，我膺選一科參謀，主管作戰。直轄部隊有四十六師、三十六師，爾後一〇六師、八十八師、重砲營及戰車連相繼加入戰鬪序列，但三十六師因另有其他任務，始終未加入本戰役。本軍軍司令部由武漢出發，沿平漢路經鄭州轉隴海路至豫東蘭封車站下車，任務爲掩護徐州大軍撤退。下車後，立即受到日機轟炸，我與二科傅參謀分別躲避在一個大草堆兩旁，草堆被炸，幸未起火，附近沙質土地，炸彈威力不易發揮。敵機離去後，我站起來找傅，傅也在找我，兩人相顧一笑，同慶幸運；所有軍部人員均以疏散得宜，沒有傷亡。這是我第一次親臨戰陣，初嚐戰場滋味，只有同仇敵愾，殺敵報國的心願，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了！

軍部位於李樓，距蘭封車站東南約七里許，傅參謀派往火車站任鐵甲車大隊部連絡，實負監視之責，微聞該部有不穩消息。某日，傅參謀與軍部失去連繫，我請准前往探視；當地因受黃河歷年泛濫影響，遍地沙漠，處處均有叢叢灌木，無固定路基，行進間易致迷途，倚賴指北針，總算找到了車站。上了鐵甲車，看到傅參謀，據告電話線因鐵甲車曾一度移動，以致終止連絡，並無意外情況發生；我馬上轉回軍部復命。途中遇見兩名由第一線後退逃兵，爲軍部特務連捕獲，押至軍部審訊。陣前脫逃，唯一死罪，判定就地執行槍決。集合軍部全體官兵及直屬部隊於刑場周圍，以示軍令如山，軍律森嚴。桂軍長於下令行刑後，第一名逃兵已飲彈仆地，立即命行刑士兵停止；桂將軍兩眼噙淚，以哽咽的聲調說道：「革命軍人，必須盡忠報國，不可貪生怕死，這就是怕死的明鑑；但父母養育兒女長大成人，亦誠不易，算了吧！」待決之逃兵，死裏重生。部隊解散後，大家對桂軍長的仁慈，都由衷的感動；據聞後來那一名幸運的逃兵返回部隊，勇敢善戰，沒有辜負長官的愛心。桂將軍這種使「頑夫廉，懦夫立」的功德，予人極深刻之印象。

蘭封戰役，雖然是掩護大軍撤退的一個支援戰；但在此一戰役中，出現了防、退、追、攻各種戰況，還有局部小接觸的遭遇戰。所發生的遭遇戰，是我們的輕戰車連，由二百師副師長邱清泉將軍及營長趙振宇所率領。起初兩日，我戰車迂迴敵側，索敵攻擊，時有遭遇，敵軍頗有損傷；邱清泉將軍每晚必來軍部（此時尚未納入本軍戰鬪序列），利用軍部電話向駐節鄭州的委員長蔣公報告戰況：「報告校長！學生有辦法！今日率領戰車部隊，猛攻敵軍，大獲全勝！……」蔣公自然在電話中予以嘉勉。過了兩日，軍部已奉到命令，戰車部隊歸入指揮，但是軍部竟無法和邱部取得連絡；到第三日下午，但見邱清泉將軍和趙振宇營長同乘一輛三輪摩托車來到軍部，灰頭土臉，邱即以電話接通鄭州，向蔣公報告：「當前情況，學生即來鄭州向校長面報！」隨即離去。實際情形是我們戰車行動，已爲敵軍偵悉，集結所有戰防砲，隱藏在灌木叢中，待機將我戰車予以痛擊，受創奇重，此乃驕兵必敗之嚴重教訓。此外，本軍任務既爲掩護撤退，自然防禦隴海鐵道交通線之安全爲主目標，故重防禦作戰性質。乃北自黃河南岸，南迄李樓東南，利用村砦樹叢，完成野戰防禦部署，拒止日軍前進。在我軍堅强防禦下，敵軍未能越雷池一步，我軍以英勇奮戰，四十六師旅長馬威龍將軍壯烈成仁，戰況激烈可知。敵軍既無法從我正面突破，乃作大迂迴，由我南外翼，進出我陣地側後，繞道竄抵隴海鐵路羅王車站，遮斷我軍後方連絡線；在此緊急情況下，我軍原擬集結南撤杞縣待命，乃於某夜分數縱隊，遂行「退却」轉進行動。當中途進抵楊堌集城下，城門緊閉，且有守兵，我匍匐至城邊，向城上守兵告以我乃某某部連絡參謀，是友軍就請開門，以便連絡，否則……（如是敵軍，後果不言可知）並說明我僅隻身進城；當有守兵將城門微啓，我即側身進入，請接待者派人引導晉見守軍指揮官康莊旅長，承康旅長將當時情況見告，藉知徐州大軍先頭部隊李漢魂部已轉進離此僅五華里，其行進方向係自東北而西南。聞悉之下，大吃一驚，我軍與李部如均續按原路線前進，兩軍勢必形成交叉，而發生夜間混戰，將不可收拾；急步向回飛跑。其時守軍已將城門大開，軍長及軍部高級幕僚，正到達集內十字路口，當即趨前先向王處長口頭報告，不意王竟指示繕一「意見具申」呈閱。值此黑夜，情況又十分緊急，乃不顧越級，逕向軍長報告種切，軍長立命以無線電命令退却中之各縱隊，就地停止集結，並部署次日轉向西北方，對侵入我後方之日軍，尾隨「追擊」。由於配屬有機械化重砲兵一

營，行軍時聲勢赫赫，加以當地同胞傳言「蔣委員長的戰車來了！」日軍倉惶萬分，曾將以八頭騾馬挽曳的重砲，棄置於孟皎集附近逃跑。惟以我軍因集結整頓，重新部署需時，竟讓敵軍乘間拖走，敵軍未敢繼續向西深入，於竄抵黃河南岸三義砦附近，據險頑抗。我軍又由「追擊」轉爲對「城砦之攻堅作戰」矣！

圍三義砦土酋遁逃

大膽深入之敵軍，乃新近加入戰場的敵寇土肥原十四師團，爲日軍之精銳。土酋深恐被俘，在我軍合圍後，乘小飛機北渡黃河逃生去了！某夜我對三義砦發動總攻，當晚口令就是：「活捉土肥原」。惜以火力不足，城砦堅固，未能一舉而下，同時以整個戰略部署關係，奉命於黃河決口前，退過平漢線以西，向洛陽附近地區集結整頓，這一次豫東掩護戰，乃告一段落。

猶憶在李樓軍指揮所時，一個多星期，在緊張戰況下，未能闔眼。年輕時曾患流鼻血病，日夜血流不止，但不之顧，經常守着電話機和第一線連絡，或轉達軍部命令，難得空閒時間。看在軍長眼裏，留下極深印象，並時予嘉勉。其時後勤效率太差，僅有主食，缺乏副食，炊事兵就地取材，向老百姓購買新鮮花生，煮熟佐餐，由於水是鹹中帶澀，煮出來的花生，眞不是味道。不過依然沒有人皺眉頭，甘之如飴，抗戰精神，就是這樣。軍部轉進至洛陽，部隊集結在白馬寺附近，軍長奉命返回武昌戰幹團專任教育長原職，部隊交由范漢傑接長；我原先滿想從此接近部隊，有了下部隊帶兵的機會，未料不出一月，隨同軍長解職回團，依然是教育機關的幕僚，又與部隊絕緣了！

返武昌後，奉命參加軍令部第二廳主辦的諜報參謀班受訓，爲期一個月，班主任是副廳長吳石兼任。共酋周恩來以政治部副部長身份，應吳主任之邀，來班講授「統御術」。周外表書生面孔，陰鷙深沉，有一雙特別粗濃的眉毛，講詞中有一點印象較深，他說：

「在向羣衆演講，如果羣衆是站在大太陽下，或雨雪中，講話的人不可躲在有覆蓋的棚架下講話，而要走出去和羣衆一同露天，任由晴曬雨淋……」這在我們革命隊伍，原本如此，他很强調這點，其他內容也都空泛，無什新奇。吳石之邀周來班講課，或別具用心，後來吳石甘爲共諜，似早與周酋勾搭在先矣。

蘭封戰役歸來，深受桂將軍青睞，從此即追隨左右，相偕進出。

某日，政治部部長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辭修通知桂永清教育長、賀君山（衷寒）及周恩來等三人，赴鄂南前線視察，桂教育長命我隨行，由長沙出發，經平江到達通城張發奎總部。張、桂、賀、周四人均健談，形成一次極爲精彩的小型座談會，話題最後集中在戰後如何解決國共兩黨間的問題，結論是異口同聲，認爲大家不應再以兵戎相見，而應從事國家建設工作的相互競賽，以恢復國家元氣，使成爲富强的國家。周發言亦本此旨，並無異議；當日以張發奎將軍之滔滔不絕，最爲熱鬧，賀較沉默，桂則豪爽，時有爽朗笑聲，氣氛融洽，彷彿抗戰勝利後，國家太平繁榮的遠景，隱約可見。誰知共黨包藏禍心，口是心非，早已另有懷抱，隨抗戰之進展，作其竊國之準備矣。

戰幹團在武昌，先後畢業兩期（第一、二兩總隊）約三千人，選優留團者七十二人，有人稱之爲：「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賢」，組成軍官隊，隊長李霽堂上校；教育長曾指示李係佔上校隊長缺支薪，不必到隊，而命我以區隊長身份負責實際責任，並另派一區隊長楊世柱輔佐之。隊部設在珞珈山東湖濱之東湖中學內，每日早晨帶領他們沿着環湖馬路跑步，隨帶盥洗用具，晨跑後即利用湖水盥洗。大家都是青年人，朝氣蓬勃，原本想這批幹部可以集中使用的，結果因爲前線需要幹部甚急，還是個別分發出去了！在情感上，桂教育長是心痛的。

戰幹團在武漢三鎭將淪陷前幾天，才先移駐湖南常德，繼遷桃源、沅陵、辰溪等處，最後徒步行軍，沿川湘公路入川至綦江，爾後各總隊都在此處受訓結業，以迄全部結束，確實替國軍訓練了近萬優秀青年幹部。團本部在綦江城裏子園安定下來後，我深感與其長期在教育機關擔任幕僚，不如藉此機會去充實自己。乃請求教育長，保送我前往貴州遵義軍訓部軍官外語訓練班學習俄文。教育長在我三番兩次的請求下，終於答應了。在我離團之後，桂先生也奉命出使歐洲大陸，任駐德武官，暫時中斷了將近兩年的長官部屬關係。這一段過往雲煙，仍然籠罩心頭久久未能散去！